

女界



花文艺出版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政界/龙志毅著. -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
ISBN 7-5306-2851-8

I. 政… II. 龙…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25621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社址:天津市和平区张自忠路 189 号

邮编:300020

e-mail: bhpublish@public1.tpt.tj.cn

<http://www.bhpublish.com.cn>

发行部电话:(022)27312757 邮购部电话:(022)27116747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12.25 插页 2 字数 300 千字

1999 年 9 月第 1 版 2000 年 2 月第 8 次印刷

印数:35001 - 45000 册

定价:16.00 元

Y省松岭地区的书记周剑非突然接到通知，他被提拔为省委常委、组织部长了。通知要他立即做好交接到省委报到。

那天他从松岭出发，颠颠簸簸四个多钟头，来到省委组织部招待所。安排好住处，和前来欢迎的几个副部长共进午餐，进行了简单的交谈，已是下午上班时间，便上省委书记办公室见书记赵一浩去了。临走之前副部长吴泽康打电话询问赵一浩是否在办公室，回答是在办公室但马上要出去，请他快去。

省委书记们办公的小楼离组织部一箭之遥，周剑非一个人步行前往，熟门熟路并不需要别人引路或相送。

周剑非来到那幢决定全省重大问题的小楼，全省有名的康健路三号，只见赵一浩的皇冠牌轿车已经停在门口，司机也已到位正在发动车子。赵一浩的秘书孙君杰正站在门口等他。他将周剑非请到会客室坐下，告诉他赵书记正在接北京的电话，请他稍候。

秘书说：“正等着你来了一起出门，北京的电话来了，估计用不了好长时间的。”

他们正说着，赵一浩已经接完电话走出来了。周剑非下意识地瞧了一眼，只见书记的表情一如往常，他一把握住周剑非的手，略带夸张地说：

“你终于来了，我们正等你哩。”

他对着周剑非神秘地一笑，又说：

“我们找个清静的地方边散步边谈工作，免得别人干扰，你看好不好？”

散步谈工作倒也新鲜，像他周剑非没有任何思想准备就突然间将他推到眼前这个岗位上来一样，只知习惯性地服从，便顺口说了一声：“行。”

赵一浩调来这个省当一把手的时间不长，除了开会听报告，周剑非这是第二次同他个别接触。第一次是一年之前赵一浩到松岭视察。作为地委书记，他自然是全程陪同不离左右了。在十天的历程中他发现这位省委书记有许多特点，或者说有独特的个性。他的随员中除了秘书、警卫、“秀才”，还有一批专家学者，工业的高级工程师、农业的教授还有社科院的研究员。据周剑非所知他们之中并非都是共产党员，在历来的省级领导出巡中这种随从阵容是少见的，或者可以肯定地说是绝无仅有的。他们全部挤坐在一辆中巴车上，成天除了入民房、上田坝、找人谈话，和随员们研究问题之外，这位省委书记还有着许多个人兴趣。有一天他们来到一座万亩大松林中，站在坡顶面对一碧万顷涛声霍霍的森林，他兴奋激动地竟然唱起歌来了。唱的是一首歌唱大兴安岭的曲子，什么名字周剑非说不上来，其中有“我站在高高的大兴安岭……”等词句，使周剑非惊奇的是，书记音域宽广，音色圆润，像一个训练有素的专业歌手。

十天的时间使周剑非产生了一个强烈的感觉：和这位年轻的全省一把手在一起工作，虽然节奏紧张却也心情舒畅。正因为如此，虽然他对组织工作陌生，甚至受到“那是折寿的差事，顶多干两三年不可多留”的忠告，他还是毫不犹豫地走马上任了。

现在一见面不是按传统坐在办公室里交待任务，而是相约外出散步谈工作，他虽觉新鲜却并不感到奇怪。

临上车时赵一浩回头对跟随在后的孙秘书说：

“你留在家里应付吧，我同老周去就行了。”

上了车赵一浩吩咐司机去傅家屯。周剑非听了暗自奇怪，怎么

去傅家屯呢？那地方离市区大约十五六公里，周剑非还是在大学念书时去过两三次。那里有一个很宽很长的人工湖。湖畔一座小山，山上黑压压一片森林。周剑非是六十年代初期去的，他们当时都奇怪它怎么在“大炼钢铁”的大跃进年代没有被砍伐？后来隐隐约约地听说，山林之所以得以保存，主要得力于山脚傅家屯全体居民的齐心护卫。他们声称这片森林是傅家屯二百多户人家千余人口的风水林，是老祖宗世代代留传下来的命根子，而且有世代相传下来的屯规管着：谁砍一棵树便断他一根手指。这些自然都是传闻，周剑非并没去调查过，而且从六四年大学毕业之后足足有二十一年没去过了。当时这地方并不通公路，是一个幽静而又闭塞之处，省委书记怎么就看上它了？

周剑非正暗自回忆联想，汽车已开出市区，在一条崭新的柏油马路上向北驶去。

“你去过傅家屯吗？”

赵一浩突然向身旁的周剑非发问。

“做学生时去那里游过泳，那湖水好清亮！游了泳还可以在森林中休息，打扑克。”周剑非不无留恋地回答，“可惜没有公路，那时也不讲究旅游、休假，否则可以搞成一个旅游区哩！”

赵一浩微笑地点点头，指指脚下的柏油路：

“这条路是去年才完工的，市委的同志告诉我，他们早有开发傅家屯旅游区的计划了，可见英雄所见略同呀！”

他们两人都笑了，笑过之后赵一浩忽然问道：

“你进过傅家屯没有？”

“没有，”周剑非说，“好大一个村子，民房建筑古色古香，听说是明代建筑的遗风哩。我是学文的，当时对建筑无兴趣，没有想去研究它。”

说到这里周剑非忽然想起赵一浩是学建筑的，顺口便问：

“你去过？”

赵一浩回答：

“去过。”

“研究明代建筑？”

“不，研究群众生活，也研究历史。”

研究历史？周剑非觉得挺新鲜也来了兴趣，正待要发问，赵一浩却主动说出了自己在傅家屯的发现。

“我在村里遇到几个老人，他们自称是明朝初年有名的征南三将军之一傅友德的后代。他们说祖先跟傅友德平定川、滇、黔一带的土司之乱，本来是要调走的，朝廷改变了主意，圣旨下降叫留下一部分队伍屯田守边，就这样留下来了。我想这个传说是真实的。据历史记载乌蒙、乌撒、东川以及芒部等土司，明初都跟随梁王反叛大明王朝的中央朝廷，多次为征南三将军所讨平！”

赵一浩接着说：“朱元璋这个人很有眼光。最初有人劝他先定西南后平北方，他没有采纳。待北方平定后才挥师南下，由四川、贵州两路并进，几经征战统一了西南。”

周剑非听得很投入，他这个土生土长的人对这段历史毫无所知，便情不自禁地问：

“你研究过明史？”

“谈不上，”赵一浩笑了，“市委的同志陪我来看看这块待开发的地方，走进傅家屯听到上述传说，回来后借了一本明史来翻了一翻，如此而已。”

“不简单！”

周剑非由衷地称颂了一句，三个字完全出自内心，决无阿谀奉承之意。

赵一浩似乎并没有注意到周剑非的三字评语，或者虽然听到了却有意漠然置之，叫他怎么回答呢，不简单或者很简单？他避开周剑非的评语，继续着刚才的话题。

“还有一件有趣的事，他们不是姓傅吗？又是跟随傅友德来的，

是不是傅友德的后裔？不等我提出这个问题，那几个老年人便自动作了介绍，说他们的祖先是傅友德的嫡孙。你不知道，他们那口气那表情，挺自豪哩！”

周剑非笑了，说：

“我看靠不住！”

赵一浩说：

“当然，傅友德的部下就没有姓傅的，都一定是他的子孙？”

他的表情变得严肃起来：

“是不是傅友德的子孙倒也不重要，一个小村子给了我一个很大的启示：我们这个地方的文化内涵还是很深的。”

周剑非听了又是一惊，这类话出自一个省的一把手之口，他不仅觉得新鲜，而且也很感动。在他的日常生活里，除了工作便是政治理论学习，加上看看电影、话剧，近几年有了电视等少量的文娱活动。地方传统文化一类的事从来没有注意过，也从来没有听省上其他领导谈过。难道书记今天约自己出来就是为了引起他这个新任常委、组织部长的考古兴趣？这似乎应当是宣传部长的事呀。他正这么想着，汽车已经来到人工湖边。他们下了车只见那人工湖依山而筑，位于原始森林的边沿，有上千米的湖堤掩映在绿荫之下。湖水从山脚起向东延伸，放眼看去清波荡漾，汪洋一片甚是壮观。森林和湖岸左侧灰蒙蒙一片民房，便是有名的傅家屯；森林和湖岸左侧，在喧闹的城市附近，突然闪出这么一片幽静的去处，真有误入仙境之感了。向前看，离岸边约数百米，是一片新建筑，其面积之大比傅家屯有过之而无不及。周剑非想那大概就是传闻中的“三绕”下马厂了。

他们在林荫湖堤上由右向左漫步，时令正值初春，一阵阵植物散发的清香随着微风扑鼻而来，令人心旷神怡。赵一浩说：

“你看，多么好一块地方，离城市又这么近，怎么不好好利用一下呢？”

周剑非说：

“大跃进之前听说省市领导都有意在这里建公园的，钱老还带领一帮人来看过。傅家屯坚决反对说，破坏了他们的风水。思想工作还没做下来，大跃进、四清、文革一个个接踵而来，谁也顾不上这件事了。”

赵一浩笑道：

“彼一时此一时，随着改革开放商品意识也会进入这个明代遗村的。听市委的同志说，他们现在很拥护搞旅游区，只是提了一大堆难以解决的条件，正在做工作协商。”

他一边说话一边观赏着那迷人的湖面：

“这样美丽的一个人工湖，取了一个名字叫‘傅家屯水库’，倒也实在就失去了吸引力。你想想看如果建成了旅游区，在旅游部门省城三日游或者二日游的项目上列有一项叫傅家屯水库，游客会怎么想？我花钱不远千里而来，谁稀罕去游你这个什么水库？这个地方是不是旅游资源太贫乏，连水库也端出来骗钱哪？”

说着他哈哈地大笑起来，笑得很天真。周剑非受到感染也跟着笑了。赵一浩笑过之后感慨地说：

“太实在了，太实在了，怎么就不能取一个吸引人的名字呢？”

他说着忽然侧脸问周剑非：

“你去过新疆和吉林的天池吗？”

周剑非摇摇头算作回答。赵一浩接着说：

“我也没去过，不过我听去过的人描绘过，恐怕也不会比眼前这个森林人工湖迷人的。但那是‘天池’，而且有神秘的传说，到了乌鲁木齐和吉林的游客，谁不想一睹‘天池’的尊容呢？当然，我决不是说我们也来它一个‘天池’，当然不是，那是东施效颦，可取的名字多得很嘛。”

“你肯定已经想到一个好名字了。”

周剑非很有兴趣地问。

赵一浩讳莫如深地微微一笑，似乎他真的已经为这个人工湖想了一个好名字，但他随即又摇摇头，说：

“我没有想到什么好名字，我给市委的同志说了，建议他们采用贾政题大观园的办法，找一批文人来征集题名，还可以为湖里和森林的各处景观题名和咏诗作对！”

“是个好主意，他们同意了？”

周剑非显然被书记的看法和行为感染了。

赵一浩只回答了三个字：

“同意了。”

这时他们已经来到湖岸的左侧，离那片工厂区不远了。赵一浩忽然提议到厂区去看看，并说这是他今天到这里来的主要目的。说着便带头下了湖岸朝厂区走去。周剑非只好跟上却暗自纳闷，书记今天叫自己出来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陪他到这个地方来看看谈谈开阔心胸和眼界？可是同自己的新任务怎么挂勾呢？他又不是调来当省城的市委书记！其实周剑非是白操心了，就在他们离开湖堤向厂区走去的三百来米道路上，赵一浩将话题全然地转到了周剑非未来的业务上，向他提出了问题而且出其不意：

“老周，你接到任命后一定考虑过了，干部工作的目标是什么？”

问题提得很突然，按常规应当是上级向前来报到的干部交待任务，提醒应当注意些什么等等，现在省委书记的做法虽然别开生面却有些乱套，不是交待任务而是考试！事已至此，那就接过试题做答案吧。

周剑非是个聪明人，他将省委书记来此的目的和对他的考试连起来一想茅塞顿开，便回答道：

“我想，总的目标就是提高干部素质，适应新的形势。”

说罢便用探询的目光望着书记，他对自己的回答多少有些不放心。

赵一浩的表情出乎周剑非的意外，他侧过脸来显得十分兴奋，情不自禁地拍了周剑非的肩头一下，说：

“太对了，太对了！”他显得非常兴奋：“这就说到点子上了，看来我们有共同语言。问题本来就这么简单，有人却将它说得那么复杂。谈到干部制度改革，洋洋洒洒，引经据典，一、二、三、四、五，说出来一大堆，写出来几大篇，却令人抓不住要领。一句话四个字：提高素质，不就得了？”

赵一浩接着说：

“自从那天同市委的同志来到这里之后，我就产生了一个念头，要好好利用这个下马厂。利用它做什么？为提高干部素质服务，具体来说就是在这里办一个管理学院。我说的是实质而不是名义。名义是省委党校的分校，或者叫省委党校的管理系。其实，这也是实质。就是不能单独办什么学院，那样一来问题就复杂了，首先要申请、审批，按我们的速度两年下不来。批准了还有一大堆问题，文凭哪、学位哪，那到好，成了争名位的地方而不是学真实本事的地方了。”

说到这里他狡黠地一笑：

“我才不去上那个当，就办个党校分校，一不用申请二不用调一大堆教员。由党校派一批人来办，教员主要搞客座，这样可以把省内外的名家学者请来讲课。每期三个月，设它几个班。最初我也考虑过，就在党校搞多省事，一了解面积不够，再扩建又要花一大笔钱。正在为难之际，发现了这块新大陆。这样做对党校也有好处，它不费吹灰之力就得了一大笔不动产，离城还近一些。”

说完他认认真真地侧过头来问道：

“你看我这个设想如何？”

周剑非听得正来劲，便不假思索地附合了书记的意见，只提了一个问题：

“这是中央部属工厂，能交给地方？”

赵一浩又是狡黠地一笑：

“当然，他不交就搬走吧！他能搬走？反正是国家花的钱，部门所有制变地方所有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我一文钱也不花，办个固定资产转移手续而已。”

“不知道有多大面积？”

周剑非问。

赵一浩笑道：

“问得对，我调查过了，生产区面积五万八千平米，锅炉房冷热水管道一应俱全。嘿呀，你看看就知道了，除了一个加工大厂房，其余的生产车间都是水磨石地面，够阔气哪。此外还有五万三千生活面积，光宿舍就有十二幢。五万八加五万三是多少，足足十一万一千平方米，够你用了吧老兄？”

周剑非笑了，他正想说几句开心的话，他们却已经来到了厂门口。赵一浩将手一挥：

“走，进去看看。”

这是周剑非上任后的第一项任务，他一连忙了几天直到理出头绪，成立了筹备小组之后才抽出身来研究部里的事。

二

那天下午，周剑非在几个副部长的陪同下听取各处室汇报，以便熟悉情况尽快进入角色。忽然，桌上的电话铃声响了，他拿起话筒，传来了一个熟悉的声音：

“是小周吗？”

周剑非连忙回答：

“是，我是周剑非，钱老呀，我正……”

他的话没有说完就被打断了：

“你现在有空吗，我马上到组织部来看你，顺便聊聊。”

“哦！不，不，”周剑非着急起来了，一连说出几个“不”，才镇静下来：“我来看你，钱老，我早就想来了，这几天……”

又是不等他说完就被打断。

“还是我来吧，有事情要说哩，公事，公事公办嘛，哈哈！”

周剑非又着急了，又依旧一连说出几个“不”，才明确地回答道：

“钱老，我今天晚上就来看你。我一到省城就想来看望你老人家并向你老人家讨教的，确实太忙，晚上来又怕耽误你休息！”

话筒里传来爽朗的笑声，周剑非十分熟悉的笑声：

“那好吧，你今晚上到我家来，我等你。不要怕影响休息，我十点半上床，也用不着多少时间的，我知道你很忙！”

“好，就这么定吧，钱老！”

周剑非放下电话不由得舒了一口气，他发现几位副部长和前来汇报的干部二处正副处长都不约而同地抿嘴微笑，几个人一副相同的表情：神秘莫测。显然，他们都听出了刚才来电话的是谁，各自内心里也都作出了相同的反应。周剑非看在眼里也不询问，只说了一句：

“继续谈吧！”

他刚才对钱老说的是实话，上任伊始，他就想到要有计划地拜访一些老同志，虚心地听取他们的意见。毫无疑问首先要拜访的就是钱老，却因实在太忙，一时还安排不过来。

他深知钱老的个性，听完汇报后再去，钱老提到什么事自己心中也有个数，可以回答哪。

周剑非之所以第一个要去拜访钱老，不仅仅因为钱老是省里的老书记、老领导，分管过组织工作。更重要的是他和钱老有一段历史渊源，虽然时间很短还不到一年，但按照中国人的传统，同船过渡都是“前世修”，何况那是怎样的一年呀，可谓朝夕相处，患难

与共啊！虽然整整过去二十年了，他周剑非至今回忆起来依然往事历历在目，像是昨天一样。

那时他刚从大学毕业被分配到省委机关工作不到两三个月。也像这次到组织部一样，突然接到一个通知要他去担任省委副书记钱林的秘书。

在大学三年级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周剑非，第一次接触到这么高级的领导。他虽然已是省委机关的干部，但在他眼里，书记、副书记们处于高山的顶峰，高不可攀。他第一次伸手去按钱书记家的门铃时，心头不由得有些发慌，甚至有些后悔为什么蓦然表态接受这个令人羡慕却又十分不自由的任务呢？

当时刚从“四清”的深渊里爬出来的钱林，或者用“四清”的术语来说，便是经过长时间的“洗手洗澡”后刚才“下了楼”的钱林——他算是省委四位书记中无独有偶的“幸存者”之一——在会客室里接见了。年近六十但身体健壮，身材魁梧的钱林用深沉的目光打量着他问道：

“你就是周剑非？”

“是！”

周剑非在钱林那很有点威力的目光下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钱林打量了他两眼突然提一个使他意想不到的问题：

“你参加过‘四清’没有？”

那神情周剑非至今回想起来还有些不寒而栗而且觉得可笑。钱林严肃认真的态度简直有点像五十年代初期对一个青年提问：“你参加过剥削没有？”一样。他弄不清楚省委副书记为什么要提这个问题，但他如实作了回答：

“没有。我们学校有个规定，二年级或者三年级到工农第一线实践半年。我曾经参加过‘整风整社’，抽调‘四清工作队’时我们班全免了。学校的‘四清’搞得晚，刚开始我们就毕业了。”

“哦！”

钱林舒了一口气，对这个新来的秘书算是放了心，接下来便是告诉他一些应注意的事项，然后挥挥手，让他下午做些必要的准备，明天一早来上班。

回办公室的路上，周剑非想到钱书记刚才对“四清”的微妙情绪，便联想到一件事，当时他是作为有趣的故事来听的，谁知现在却成了与自己有关的事情，成了前车之鉴。

他分配到省委机关时，这个全省首脑单位的“四清”刚刚结束，作为副书记的钱林也刚从靠边站接受批评审查和自我检讨中“解放”出来，恢复了工作。那时单身宿舍的人还很多，晚上无事便三三两两坐在一起吹牛。特别是在他们这些“新毛头”面前，“老干部”们喜欢摆出一副权威架式，向他们传播一些在会上绝对听不到的消息。

他听“老干部”们说，钱林原来有一个秘书跟他八年了。平时他们相处得很好，白天黑夜进出钱府，不仅分内的秘书工作，连钱林的生活起居乃至家事，钱林夫人的私事他都乐于主动承担，简直成了钱家的一个家庭成员。钱林很欣慰得了一个好秘书，钱夫人更是情不自禁地对许多朋友说：“我有这么一个女婿就好哪！”谁知“四清”一来，特别是上级派了庞大的四清工作团，将这个省和它的领导班子的问题说得十分严重。在大军压境，硝烟四起的局面下，这位省委副书记得心应手的秘书，突然高举“义旗”，向上级派来的工作团递交了揭发钱林的万言书，从搞修正主义到资产阶级生活作风一桩桩一件件，生动具体，弄得钱林狼狈不堪，坠入了深渊。但他从此“顽固到底”，连原先的检讨也否定了，幸亏工作团长换了人，将材料逐一核对，大部分不属实有一些虽确有其事，却是生活细节上不了纲的。这样钱林才得以过关下楼，恢复了工作。揭发有功的那位秘书理所当然地不可能再回到他身边来了，这才引来了周剑非的审查入选。钱林并没有以前任秘书作为“反面教材”教育过周剑非，但周剑非却不止一次地听到省委副书记对别人谈起这件事

时，总是感叹地说：“人心难测，人心难测呀。”据说新来的工作团长在省委机关的运动结束时曾在那位秘书的揭发材料上批注：“这样的人不能在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身边工作。”

周剑非就任秘书后和钱林相处得不错，但好景不长转眼之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来到了。钱林照例分工掌握运动，他似乎忘记了硝烟未散的“四清”运动，大胆领导，亲自审批，毫不手软地打了一大批“反动权威”和“牛鬼蛇神”。谁知又是风云突变，这一切都错了，“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他钱林在不知不觉中便站到了“革命路线”的对立面。接下来的事尽人皆知，钱林每天从早到晚由这个单位到那个单位去检讨自己所执行的“资反路线”，接受火力很猛的批判。在这段时间里周剑非总是寸步不离地跟随左右，帮他写检查作记录，无微不至地照顾他的生活。甚至省级机关的多数干部都已站出来“造反”时，他周剑非依然如故，不顾别人的非议，无论什么批斗场合都像影子一样跟随在钱林的左右，一直到省级机关步“一月风暴”的后尘，夺了“走资派”的权，钱林也同其他人一起被关进了“牛棚”为止。

后来周剑非被通知进了专为揭发走资派而办的“知情人员学习班”。在学习班里他“表现不好”，借口自己新来乍到不知内情，几乎一个字的揭发材料也没有写。结果可以想象，他进了干校，又下放到一个县里工作。尔来二十年了。

由于他周剑非与钱林有过这样一段历史渊源，当他步步青云走马上任省委组织部长之时，首先想到的是要去看望老上级钱林。便是很自然的了。

接到钱老的电话后，周剑非继续听了两个多钟头的处室汇报，在组织部招待所吃过晚饭便匆匆地赶到钱老家去。他的家还在松岭没有搬来，一个人住招待所倒也方便。

到了钱老家，来开门的是一个不到二十来岁的打工女，习惯称“小保姆”的，看上去聪明伶俐，穿着整洁朴素，一看便知是乡下来

的。她问过周剑非的姓名后说：

“钱老散步去了，他交待过有个叫周部长的来，就请他在客厅里等一等。”

说着便将周剑非往客厅引。周剑非熟门熟路，客厅就设在一楼右侧。进门后穿过一个栽满了各种花卉的小院子就到了。这幢房子钱老已经住了三十多年，其间在文革中被扫地出门住到两间早已成了危房的平房中，这两间屋子过去是省委车队用来堆集废轮胎、千斤顶一类杂物和待班的司机们休息的地方。谁知成了省委副书记一家人的“谪居地”。那时周剑非正在数百里之外的干校，春节回省城探亲时他来看望过，当时钱林关进牛棚，钱林的老伴吴敏带着四个念大学和中学的孩子挤住在破屋之中。真是：六口之家两间房，每间屋子三张床，厨房餐厅一体化，雨来屋漏成泥塘。周剑非看了顿时便有一股强烈的苍凉之感涌上心头。后来他第二次来探望时，钱林一家人又已经搬回这里来了。这里环境幽静，是一座花木繁茂的大院，建了四五幢小楼，文革前省委书记、副书记全住在这里，每家一幢，纵横交错相距不远。他知道钱林一直有饭后散步的习惯，散步时遇上左邻右舍免不了停下来吹一通。如果今晚也是这样，就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回来了。既来之则等之，他跟着“小保姆”进了熟悉的客厅，接过她送来的茶杯便安心等待了。

虽然又已经相隔近二十年，他还是习惯性地坐在靠门边的那张单人沙发上。那是作秘书时的自我选择，坐在门边便于随时起身迎客送客，递烟沏茶。

他坐下后举目四顾，客厅依旧，四壁挂满了名人字画，这是钱老的爱好。他总觉得似乎挂得太多了一些，倒有点像一个书画店了。但他从来没有将自己的想法说出来，各人的生活爱好嘛。现在依然如故，书画满墙。看来钱老的兴趣爱好也依然如故。

周剑非喝了一口茶，下意识地瞄瞄客厅中的沙发，他惊奇地发现眼前的沙发——两长四短整整齐齐全是二十年前的那两大套，

只是红金丝绒的面子显得陈旧了。文革结束钱老重返故居之后，他周剑非先是在县里工作后来到了地委，曾先后来钱老处探望过几次，他记得那时沙发全部蒙了蓝色的套子，分不清是原物还是新购置的，他也没想到要去分析分析沙发的变迁。现在也许是沙发套子撤去洗了，那两长四短六张沙发原形毕露，像发现老朋友似地他一下子便认出了它们。他顺手抚摸着那陈旧了的金丝绒蒙面，便有一种亲切之感涌上心头。这时他忽然想起一件事，便又下意识地低头俯视坐下靠门的那张单人沙发，不禁又是一惊：一摊颜色未褪的蓝墨水遗迹依然顽固地留在那金丝绒面上。

往事历历在目，宛如昨日。

这件事发生在他担任秘书的第一个工作日，宣传部的任部长来向省委副书记钱林汇报工作，当秘书的自然要承担记录的责任了。他拿出笔记本子拔出自来水笔作记录。啊，糟了，笔中没有墨水，部长却已经开始了汇报。他生怕记漏了，便赶快拿过墨水瓶装墨水，在慌手慌脚中一不小心掀翻了墨水瓶，整整一瓶墨水全部撒泼在沙发上和他的裤子上。弄得很狼狈。自己的裤子不要紧，可这沙发？墨水是洗不掉的呀，这么崭新的沙发，唉！

当时听汇报的钱林一声不吭，像是没看见似地继续听汇报。

送走客人之后，他抱着十分内疚的心情胆战心惊地对钱林说：

“钱书记，我刚才做错了一件事。”

“什么事啊？”

钱林那口气似乎他压根儿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其实那一幕墨水染沙发的喜剧他早已看在眼里，只装着未看见继续听汇报罢了。

周剑非战战兢兢地将事情的经过说了一遍。钱林哈哈一笑：

“那算什么错误，以后细心一点就行了。”

接着他又下意识地补充了一句：

“不要像‘四清’那样鸡毛蒜皮的事都往纲上扯，自己给自己戴大帽子！”